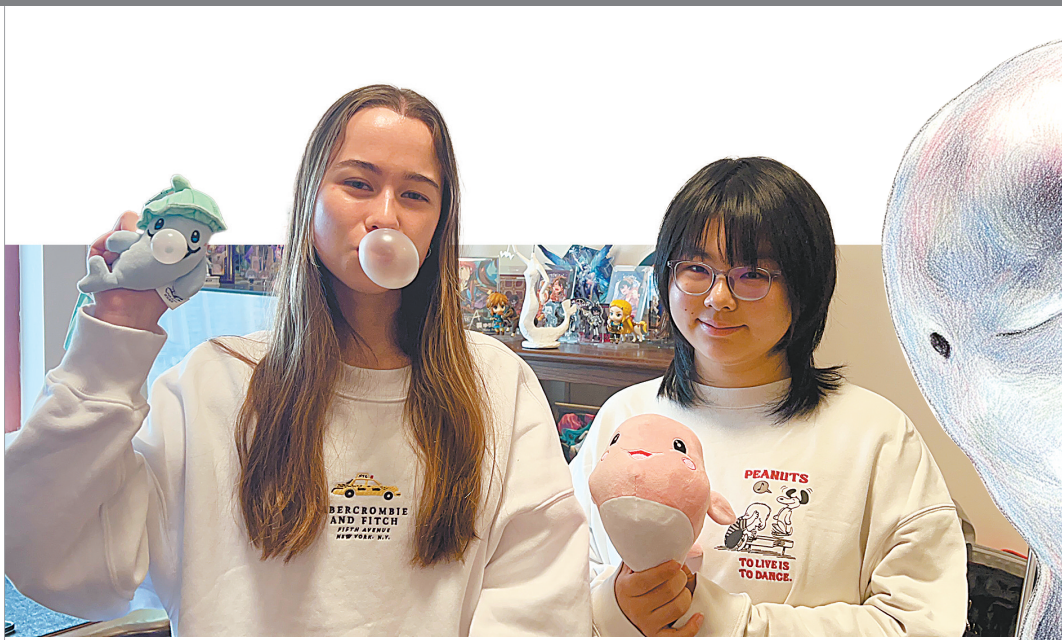




美国女孩杰西卡和共同守护江豚的志愿者伙伴在一起。

“我希望全世界的年轻人都来看看江豚,看看武汉”

美国女孩杰西卡 与江豚的十年情缘



杰西卡和父亲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沙湖小学开设“江豚课堂”。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畅
见习记者 田婉婷 丁可

“你们一定帮我把生日问候带到。”暑假期间,正逢江豚淘淘21岁生日,远在美国的长江江豚保护志愿者杰西卡不远万里送来祝福。十余年守护,传递了人与自然的一段跨国佳话。

2015年,8岁的杰西卡第一次随母亲走进白鱀豚馆,看到江豚淘淘。那一天,她趴在玻璃前看了整整一个小时。“我觉得它实在太可爱了,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我想让我的同学们也爱上它。”一半血缘来自武汉的小杰西卡与江豚一见如故。从此,每年暑假跨越一万多公里,淘淘成了她横渡太平洋也要见的亲密伙伴。

淘淘2005年7月5日生于武汉白鱀豚馆,是世界上第一头在人工环境下成功繁育的长江江豚。它的成长历程,伴随着无数人的心血与关爱。

十多年来,杰西卡从培训师手把手传授喂食技巧的小女孩,成长为能熟练协助日常护理、参与科普讲解的资深志愿者。她一路见证淘淘慢慢长大,也没有缺席它先后诞下的3个豚宝。2024年6月9日,淘淘的第三个孩子F9C24出生,杰西卡兴奋地赶回武汉。看到两个多月的豚宝长得圆滚滚的,她既开心又感动:“小时候认识淘淘时,它还那么年轻,现在它有了自己的宝宝,我也在慢慢长大——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

随着年龄增长,她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喜爱,而是渴望为江豚多做些实事。她开始向在中国科学院水生所担任访问学者的父亲请教长江生态专业知识,在实验室学习基础检测技术;她还在研究长江江豚细菌的实验室里,通过DNA处理技术对江豚口中的细菌进行检测和分析。从一个“小豚迷”,到用专业技能守护江豚,杰西卡与江豚的感情日益深厚。

但她的视野,远不止于白鱀豚馆的观察窗前。“因为我对江豚有很深的感情,对武汉也是如此。每年回来看到熟悉的科研人员和江豚朋友,都像回家一样,所以希望家能越来越好。”

从儿时“始于颜值”的单纯分享,到如今向世界讲述武汉江豚保护的经验和杰西卡的成长,写在一个酷热的暑假里,写在一次次淘淘的回应里,写在一步步带着武汉经验迈向世界的征途里。

2017年,她和父亲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沙湖小学开设“江豚课堂”。讲起江豚,讲起武汉,她如数家珍。“同学们很惊讶,原来中国会有这么多人为了着同一个目标努力,为了保护一种动物会付出这么多。”杰西卡说。她展示了亲手拍摄的武汉视频、淘淘的明信片 and 故事书,向美国同学讲述长江江豚的可爱与脆弱,也介绍中国“长江大保护”“十年禁渔”的全方位努力。

“同学们和老师们大多数原本并不了解长江生态保护,听完之后都很惊讶中国在保护濒危物种方面取得的成果,也很希望了解更多相关经验”,杰西卡对自己的“成功安利”感到满足。

今年假期,杰西卡格外忙碌,课业繁重,还要做兼职,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但即便如此,她依旧牵挂着淘淘一家。而武汉这座城市,也用越来越浓厚的保护氛围回应着她的热爱——地铁里随处可见江豚宣传片,长江武汉段里也频频出现江豚身影。

“武汉就像我的第二家乡,我最喜欢去长江边散步。一年年看到长江更清澈,江豚更健康,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希望全世界的年轻人都来看看江豚,看看武汉的绿水青山。”杰西卡说。让长江的“微笑天使”被全世界知道,让更多人喜欢武汉,爱护长江——这是她的心愿,也是她正在做的事。



阿加莎与长江江豚结下了长达十年的深厚缘分。(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只要真正付诸行动,就能修复曾经对自然造成的伤害”

法国学者阿加莎 爱上“微笑天使”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畅 见习记者 丁可 田婉婷

“那一刻深深触动了我。”8月30日,电话那头,回想起第一次走进武汉江豚馆的点滴过往,来自法国的阿加莎·西里斯依旧记忆犹新。时隔多年,江豚浮出水面的换气声,依旧在她耳畔回响。

2016年,怀揣着对水生动物的热爱,阿加莎远赴重洋来到武汉,进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在此之前,她已在法国深耕海豚研究多年。为进一步钻研鲸类行为学,她主动联系了该领域的权威专家王丁研究员。加入王丁团队的江豚研究团队后,阿加莎与长江江豚结下了长达十年的深厚缘分。

读博期间,江豚占据了阿加莎大部分的生活。她每天清晨七点出发,骑车赶在江豚首次喂食前抵达场馆,架设摄像机,采集江豚的声学行为数据,同时配合饲养员开展医疗训练。回到实验室后,她会反复回看录像,逐帧细致分析,绝不遗漏任何一处细节。每周有三四天,她都会泡在馆里精心采集数据。

每一头长江江豚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性格:有的大胆亲人,有的羞怯敏感,有的调皮灵动。长期的近距离观察,让阿加莎彻底打开心扉。午休时分,趁着馆内工作人员陆续休息,她常常拿着玩具和江豚互动,或是隔着玻璃和它们玩“捉迷藏”。

令阿加莎感触颇深的,还有武汉科研人员和保护工作者日复一日的不懈坚持。在武汉,她见证了江豚幼崽冬瓜的诞生,也从江面污染整治、长江十年禁渔、迁地保护等一系列举措中,读懂了中国守护濒危物种的坚定决心。

长江全域禁渔工作涉及20多万名退捕渔民,不仅需要为他们落实转产就业、社会保障等配套政策,更需要长期、严格的执法监管保驾护航。“看似只是‘停止捕鱼’一件事,落地推进却是一项规模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阿加莎感慨。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从2022年1249头,增长至2025年1426头。

长江生态的显著蜕变,也获得了国际科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认可。国际捕鲸委员会科学委员会曾对中国实施长江十年禁渔的举措予以高度评价。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刊发的研究成果,更是将长江江豚迁地保护个体成功野化放归,列为濒危小型齿鲸保护的重大突破。

“这足以证明,只要人类真正下定决心、付诸行动,就能修复曾经对自然造成的伤害。”阿加莎表示,中国持续深耕濒危物种科研与生态保护的实践,为全球濒危鲸类保护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范本。

如今,阿加莎扎根海南,继续深耕鲸类行为与声学研究领域。她始终保持与武汉科研同行的密切合作,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分享长江江豚的保护成果。她的手机里一直存着江豚的照片,常常向身边的友人介绍这群来自长江的“微笑天使”。

当被问及最想对江豚说话时,阿加莎只用了两个简单的字作答:“谢谢。”

“它们陪伴我走完了整个博士求学之路,也始终带给我治愈。”她解释道,这份始于武汉的生态希望,正伴着她的足迹,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就盼着开学!

这个行走困难的男孩
长大想当数学家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倩倩 张竞恒
通讯员 吴颖 周明华

8月31日清晨,武汉市青山区长青路附近,吴思齐早早起床,穿好衣服,等待新学期报到。

书包里,整齐放着暑假完成的语文、数学、英语作业;书桌旁,一摞摆读过的书籍靠窗码放。这个暑假,他还提前学完了五年级上册的部分课程。

“两个多月没见老师和同学了。”吴思齐说,自己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开学。

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盼望开学是一件寻常的小事。但对今年11岁的吴思齐而言,这份期待来之不易。

7岁以前,他没有走进过校园。7个月大时,他被确诊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SMA)。这种罕见病会导致肌肉力量逐渐减弱,站立、行走、抬手等能力都会受到影响。曾有医生判断,他可能活不过2岁。

如今,吴思齐不仅成为青山学校一名五年级小学生,还在课堂上积极举手、参加比赛,并立下目标——“长大后成为一名数学家,像高斯一样思考问题。”

一只计数器,开启数学兴趣

吴思齐与数学的缘分,比走进校园更早。

因为身体原因,7岁以前,他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妈妈钟明霞给他买了一个玩具计数器。没想到,这个简单的玩具竟成为他探索数字世界的起点。

一次,哥哥随口给他出了一道千以内的计算题,吴思齐很快报出答案。“他说自己是在脑子里一点点推算出来的。”钟明霞回忆。家人这才发现,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吴思齐已经凭借兴趣和思考,掌握了一些基础计算方法。哥哥提出:“让弟弟去上学吧。”

这个想法,家里人并非没有考虑过,只是此前一直不敢确定。

吴思齐出生时和普通孩子一样健康。一两个月大时,他机灵好动;五六个月时,还会不停蹦跳。7个月大时,妈妈发现他活动能力明显下降,带他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患有SMA。

拿到检测结果那天,钟明霞和丈夫抱着孩子坐在医院地上,久久没有缓过神。很长一段时间里,家里最大的心愿,是把孩子照顾好,让他健康成长。

转机出现在2022年。吴思齐在武汉市第九医院接受康复治疗时,青山小学(现青山学校小学部)校长冯安明作为志愿者认识了他,了解到孩子的情况后,主动提出让他到学校读书。

那年9月1日,吴思齐第一次走进校园。坐在小推车上的他,心里有些忐忑:“学校会不会因为我的病,不愿意收我?”

但很快,他感受到老师的关心和同学的热情。第一次坐进教室,第一次听见上课铃,第一次和同学一起学习……校园生活让这个长期生活在家中的孩子感到新奇而温暖。

为了留在课堂,他与困难较量

进入学校后,吴思齐需要面对的不只是学习。

由于疾病影响,他的身体发育明显慢于同龄人。胳膊纤细,四肢力量不足,不能长时间保持坐姿。为了维持身体状态,他每天坚持康复训练。

4年里,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康复训练几乎从未间断。康复室里,他在牵引带辅助下练习动作,通过腰腹和腿部力量缓慢向前爬行;在医生指导下,他还练习抬头、保持身体姿态。“如果不坚持康复,身体功能会进一步退化。”钟明霞说。

除了康复训练,定期治疗也是吴思齐生活的一部分。

他最怕抽血和腰穿。一次穿刺,要先抽出5毫升脑脊液,再注入5毫升药物。钟明霞的手机里,一直存着一段穿刺的视频——他躺在治疗床上,背弓成一小团,身后是医生和针管。他侧过脸,看着举着手机的妈妈,没有哭。“我在想打完针之后就能好转过。身体好一些,妈妈就不用每天这么辛苦地照顾我。”

SMA目前仍无法治愈,需要长期治疗。曾经,一针治疗药物费用高昂,给患者家庭带来巨大压力。随着国家医保政策不断完善,相关药物价格大幅下降并纳入医保,让更多患者家庭看到了希望。吴思齐也是受益者之一。

治疗、康复、学习,构成了他的日常。冬天,手容易冰冷僵硬,他曾因握不住笔而无法完成听写;夏天,佩戴支架闷热难受,汗水常常浸湿衣服。但这些困难,并没有让他放弃校园生活。“虽然我写得慢一点,但只要认真、尽力就可以。”如今的吴思齐这样鼓励自己。

一次次举手,是热爱,也是自信

因为身体原因,吴思齐每天在学校停留的时间有限,通常上完三节课就回家休息。青山学校根据他的身体情况,将语文、数学、英语等课程尽量安排在上午,让他能够更好地完成学习。

但在学习要求上,学校没有降低标准。“他没有因为身体原因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数学老师陈萍说。

数学课堂上,吴思齐是最爱举手的学生。老师提出问题,他总会第一个举手;遇到稍有难度的题目,即使其他同学暂时没有回答,他仍愿意尝试。

他付出了努力,也收获了成绩。一年级参加口算比赛,因为书写速度较慢,他获得二等奖;二年级10分钟完成100道题,他完成70道,获得第一名;三年级时,他用8分钟完成100道题,全部答对。“他对数学很感兴趣,加上陈萍老师的关注,他很喜欢思考问题。”钟明霞说。

课堂之外,吴思齐和同学相处融洽。东西掉到地上,他会请同学帮忙;见到老师,他会主动问好。面对同学关于自己身体情况的疑问,他也会坦然解释:“我患有SMA。”

在他看来,身上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不能和大家一样学习、生活。青山学校校长刘欢说:“每天看到他,我们心里都暖暖的。”

怀揣梦想,向未来奔跑

吴思齐喜欢唱歌,也喜欢画画。还没上学时,他就能根据听到的旋律记住歌词。采访当天,他唱起英文版《听我说谢谢你》,声音清亮。

他也喜欢画汽车。7岁时第一次画汽车,线条工整,结构清晰,妈妈至今记得那份惊喜。

在家里,吴思齐也是一个懂事的孩子。爸爸妈妈偶尔产生分歧,他会在旁边劝和;有时,他还会安慰爸爸妈妈,说自己长大后要靠智慧让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好吧。

今年新学期,他给自己定下目标:每门功课都取得好成绩。“长大后,我想成为一名数学家。”他说,他常常想到数学家高斯,希望像他一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生命的长度或许无法选择,但成长的方向可以由自己决定。吴思齐的身上,不只是一个孩子与疾病抗争的故事,更有一份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托举的成长力量。